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著名传记文学家石楠
继《张玉良传》之后的又一力作



张恨水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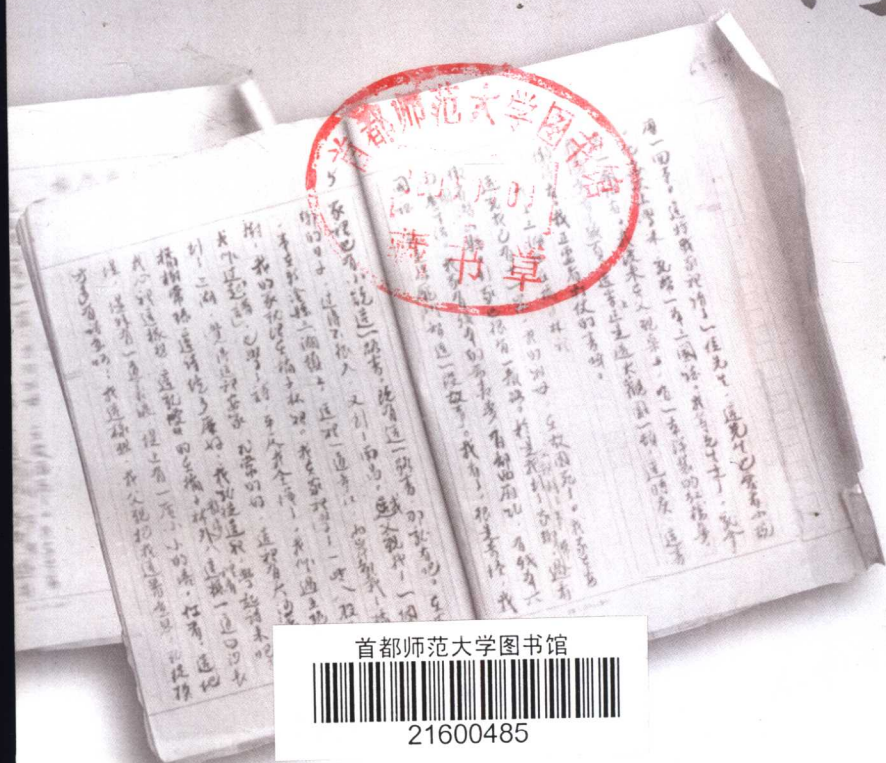
ZHANG HEN SHUI ZHUAN 石楠 著

张恨水传

石楠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47.53/86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004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恨水传/石楠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0,1

ISBN 7-5399-1393-2

I. 张... II. 石...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998 号

书 名	张恨水传
作 者	石楠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吴 天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盐城市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 页	2
字 数	28 万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393-2/I·1301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言：寻找张恨水

带着困惑，带着不解，我走出书斋，去寻找张恨水。我来到他的故乡，久久徘徊在他故居前的窑塘边，看桃花倒映在不泛一丝涟漪的清亮水面上，那粉红色的花冠，犹如一幅嵌在镜中的画，一个亮眼睛大脑袋的人影似乎在花间闪现了一下。我随着一种无形的引力离开了他的故居，来到了这天柱山下的潜河边上。

竹影婆娑，河水潋潋，没有喧嚣，没有一丝儿招摇，通体明镜一般，淌过沥沥在目的白沙河床。这是怎样一个航程啊？晶莹，明澈，你是从这里起程的么？恨水先生？一百三十部长篇中篇小说，外加诗文、词章，五千万言，这是一串何等奇伟的脚印？这是怎样的一次沉重的旅程？中国没有，世间稀见，你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红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你的读者多得就像这潜河的砂粒。你的笔牵系着一个时代的少男少女和普通市民百姓。他们和你同悲同喜同恨，你却说自己是百无一用的书生。

我徘徊在河滩上，踩着晶莹、洁白、靓丽的砂粒，寻找你的脚印。我想，你肯定来过这儿，留连过这白雪似的美丽

沙滩。

潜河突然起了阵风，绿竹鞠躬般不停地拍打着沙岸和水面，似无数把扫帚在挥着扫着，倏然扫灭了人畜留下的一切痕迹。

历史是什么？应该是真真实实的过去，于一个人来说，就是他的人生足印。可有时它又是一团白面，任人搓揉；有时，它又是刻在沙滩上的画。一想到颇受争议的恨水先生，我心里就充满了痛苦和疑惑。文学史上应有他长长的一页，怎么会是这样的轻描淡写？一位深受民众喜爱的作家，怎能把他列入另册——“黄色”系列？“鸳鸯蝴蝶派”的阴影为何如此顽固地笼罩着他？对他的评价为什么如此毁誉参半？“张恨水热”又为何经久不衰？他的许多作品一版再版，他故去二十多年后，还有出版家耗巨资出版了他的全集，这可是数百卷数千万字的宏篇巨制啊！现代文坛谁能与之比肩？评论界也爆响了一个个惊雷：有人以法国文学相参照，誉他是中国的大仲马加半个巴尔扎克；有人将他和鲁迅相提并论，称他俩“代表着中国二十世纪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两个峰尖”，双峰高下相望，二水分合长流。两种绝然不同的评价，就和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艺术大师德拉克洛瓦的遭遇一样。如何解说这种奇妙的“张恨水现象”？

我问潜河，潜河无语，只发出一声细长的叹息。

不觉间，那种无形的引力又领着我向天柱山走去。

走进神秘谷，我就茫然了，没有路，洞生洞，洞套洞。洞壑幽深，怪石嶙峋，忽明忽暗，诡谲莫测，光明处无路，黑暗处生径。我东蹿西撞，陷入了进退无路的困境。急得浑身淌汗。忽地，我听到了一个遥远的声音，似乎在说：攀山急不得。这和做世间很多事一样，需要不畏艰险，百折不回的

精神，还需要智慧和胆魄。攀山之奥妙是攀，欲得攀的妙趣更要有不怕牺牲的勇气，立极方知天地大嘛！在向峰巅攀去的途中，得有付出生命的准备，方可得到个中真趣……

谁在和我说话？是山之灵还是恨水先生？他曾用过“天柱山下人”、“天柱峰上旧客”作笔名，莫非他的魂灵已回归到这灵山秀水，在导引我走出这迷谷？

蓦然间，传来声音的黑暗处，泛起了一缕微弱的亮光。我的心头倏地一亮，刚才震慑着我的恐惧感消散了，这是光明的召唤！仿佛有神灵引领，我穿洞越窟，扶石而上，越过百步云梯，渡过仙桥，登上了天池峰。

我仰望长空，白云横渡，天柱峰擎立于辟峰簇拥的云海之中，犹似一柄直指苍穹的长剑。我猛地有了种感悟。山高必生云，云必绕高峰。谁见过没有云雾的高山？如果高山已没有了云霭，那么它的生命就一定是枯竭了。山云相生相依，此乃永恒之自然法则。此行决不会轻松。我已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这景象更坚定了我的信念。无论途中出现怎样的险情，我也不会停下脚步。我会毫不气馁地循着他留在浓雾中悬崖上绝壁间那些忽隐忽现的踪迹，继续我的追寻。啊，他来了，就在前面。

目 录

引 言：寻找张恨水.....	1
第一章 早来的寒露.....	1
一、父 丧	1
二、离开南昌	14
第二章 孤寂岁月	22
一、故 乡	22
二、初尝炎凉	24
三、投奔堂兄	34
四、第一次投稿	37
第三章 逃 婚	43
一、违心的亲事	43
二、逃出新房	48
三、抓回洞房	58
四、“恨水”	62
第四章 浪迹江湖	66
一、当了戏子	66
二、潦倒回乡	71
三、苦 读	76

四、邵伯镇历险	79
五、母 泪	87
第五章 闯入新闻界	91
一、少年总编	91
二、上街示威	96
三、到北京去	98
四、诗结成舍我	101
五、“新闻苦力”	107
第六章 朝曦初露	113
一、除夕孟浪夜	113
二、渴望爱情	116
三、从贫民习艺所领出个灰姑娘	120
第七章 小说才子	130
一、成舍我慧眼识报才	130
二、《春明外史》引来张学良	138
三、家喻户晓	148
四、移家京城	155
五、枪杀报人	171
六、《金粉世家》救活《世界日报》	182
七、诤友	185
八、分道扬镳	199
第八章 爱爱恨恨都是情	201
一、《啼笑因缘》得佳人	201
二、东窗事发	226
第九章 抗战先锋	245
一、误 会	245

二、两封电报	261
三、当一回老板	262
四、辛劳成疾	271
五、梅城演讲	276
六、抛妻别子赴国难	281
第十章 国若用我何如死	289
一、加盟《新民报》	289
二、千里寻夫	295
三、骂了三尊菩萨	302
四、张治中的客人	313
五、五十行好运	330
第十一章 命途多舛	344
一、合家团聚安庆城	344
二、只身回北平	356
三、被朋友席卷一空	359
四、中 风	366
第十二章 最后的辉煌	373
一、醒过来了	373
二、友 情	379
三、小阳春	384
四、重逢伟人	393
五、哭周南	401
六、人日归去	408
尾 声：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412
后 记：还历史以公允	414

第一章 早来的寒露

一、父 丧

民国元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未出十月，赣江两岸的枫叶就紫了、黄了、红了。赣江岸边的南昌农业学校更是秋色满园。丹黄的银杏，紫色的鸡爪枫，青黄相间的秀丽枫，红梗枫，金红的青柞枫，罗浮枫……犹如火的海洋。海桐、石楠的穗穗红果，佗着沉甸甸的秋韵。金桂银桂刚刚凋谢，黄菊、紫菊、白菊竞相吐香。果木园里一片丰收景象，柿子像小小的灯笼，挂在青黄的老叶间，酥梨犹似一只只的小葫芦藏在苍青的枝叶下……丽叶、秋花、果实汇合成的烂漫秋光，使这所诞生在革命浪潮之中，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农业专科学校一片辉煌。

最后一堂课后，是自由活动时间，下课钟声一响，学子们就像晨鸟出林一般，四散开去。他们三三两两，有的去赣

江岸边看江水潮起潮落，看渔火白帆；有的入市，上上小馆，听听戏。更多的喜欢留在校园里。他们在黄昏的光影中散步，交流学习心得，展望国家前程，憧憬自己的灿烂未来，各执一见，激昂慷慨。有的爱上果木园，栽树种果，培土施肥，察看自己试种的新树的长势……

这天，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钟声刚刚敲响，二年级教室的门就开了。最先走出来的是个十七岁的少年，他高高的个头，短发，穿着海蓝色的提花绸夹袍，黑洋布长裤，窄口黑缎鞋面布底鞋，他有着一个给人一面就会记住的硕大脑袋，他腋下挟着英文讲义，急匆匆向校门外走去。那对黑亮的大眼睛流溢出焦急和忧虑。

“张心远君！”

有人在后面高声唤他。他刹住脚步回过头去。追上来的是他的同班好友韩香雪。他们都爱写诗，同是诗社的成员。

“你上哪去？这么急匆匆的？”好友赶到他跟前看着他的眼睛。“我们不是约好，今夜到银杏树下联诗吗？”

“对不起，我要回家去。”

“家里有事？”韩香雪急切地问。

“也没什么大事。”心远摆了下头，解释说：“家父背上长了个黄疔。昨天就疼得很利害，我有些放心不下。”

“啊，黄疔？”学校招生时，规定考生年龄不得低于十八周岁，心远却只有十五岁半，他虚报了两岁半。香雪比他年长四岁，生活经验比他丰富得多。他见过故乡有人死于黄疔的，不由打了个冷战，在心里为心远捏了把冷汗，但没敢说出来，慌忙地说：“快走吧，请代我向伯父大人问好，祝愿他老人家早日安康！”

“谢谢。”心远对他一笑，“家父不会有事的。”就匆匆走

出了校门。

张心远祖居安徽潜山岭头镇黄土岭，一八九五年五月十八日生于江西南昌一个宦游之家。祖父张开甲，自幼练就一身武艺，长得腰圆背阔，身材伟岸，十四岁时就能像玩弹丸一般舞动百斤重石。为保卫家乡，曾组织过地方武装，他的高强武艺，被追赶太平军进驻潜山的湘军看中了，选拔进军中。他勇猛善战，屡建战功，可他天生傲骨，不会逢迎上司，终只做了个城门统领，驻防江西南昌。几乎是在他得到一个“参将”、“正三品”的虚衔的同时，小心远出生了。他认为是这个孙子给他带来了好运，他把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寄予在这个聪明伶俐又乖觉的孙子身上，特别宠爱他。如今祖父虽已作古多年，可他却留给了心远许多难忘的怀想。他两岁时，祖父常常跷起一条腿，让他跨上当马骑着玩。祖父不停地抖动着腿，嘴里模仿着马的嘶鸣，咳咳地叫着。同时伴唱着儿歌：“骑马蹬蹬，赶到徽城，徽城吃碗面，一尖赶到太湖县。太湖吃个粑，一尖赶到衙，衙里打鼓，赶到雷州府……”

玩累了时，就停下来，祖父就握住他的双手问：“你长大了，喜欢当英雄吗？”

“喜欢。”他立即答应说，“我要学爹爹，佩长剑，骑高马。”

祖父越发喜欢他了。他希望孙子长大后作一个带兵打仗的英雄将军，五岁时，就为他特制了把小竹刀，用芦苇给他做了副弓箭，命从官找来一只山羊，按照山羊的尺寸特制一副小鞍辔，令两个老兵专门教他骑羊射箭。他全副武装威风凛凛地骑在小山羊上，挥舞着刀枪，嘴里不停地喊着：“冲呀！杀呀！”活脱脱一个小将军。祖父站在廊下看他征战，笑得脸像一朵开放的菊花。

祖父武艺过人，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祖父的绝活是用

筷子夹苍蝇。

酷热的炎夏，户外温度极高，苍蝇就飞进屋里避热。祖父就拿一双筷子去夹，一夹就着，百夹百中。他羡慕极了，也学着祖父的样子，拿双筷子去夹，却从没得手。他问祖父，为什么我夹不着。

祖父就对他说：“要想掌握一门绝招，非一日之功。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练习，才能获得成功。”

祖父的这个教诲，相伴着他用筷子夹苍蝇的绝招，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但祖父也有使他不喜欢的地方。

祖父的衙署设在万寿宫。原为祭祀传说中治水斩蛟的东晋道士许逊而建。前后三进，宫左有井，与江水相消长，中有铁柱，也称作铁柱宫。他们一家人都住在宫内。衙外辕门两边各有一座高亭，祖父在左边亭上设置锣鼓，右边亭上设置喇叭。每日晨昏或祖父出入时，吹鼓手们就吹奏起来，像唱戏一般。祖父进出门时要奏乐，不出门时早晚也要吹打，他感到困惑，就问祖父：“你在衙内能听到锣鼓喇叭声吗？”祖父说听不到，但出去时就能听到。他又问：“那你不出去时为何还要奏乐呢？”祖父说：“那是给老百姓听的。”心远又说：“我初听时，还觉得好玩，听久了，天天一个调，吵死人了，老百姓天天听这滥调，不讨厌？”祖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说这种话，长大了就不能做官。官衙的排场就是这样，谁去管别人讨厌不讨厌。如果我不需要吹鼓手，他们一家老小的生计便成了问题，就都要哭了哟！”

祖父的解说，犹似一道阴影，落在了心远稚嫩的心上。他想当官这么让人讨厌，我长大了决不做官。

可祖父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想到父亲，心远加快了步子。

他昨天晚上饭后回了趟家，是回去取衣服的。未进父母亲的卧房，就听到了呻吟之声，他的心一下就提拎了起来。他站在虚掩的门外咳了一声。这是他们家的规矩，进父母的屋时要打招呼。随着他的这声轻咳，母亲拉开了门：“远儿回来了。”

“妈。”他叫了声母亲。就向伏在桌边的父亲走去问：“大，你哪里不好呀？”

“没事，没事，背上长了个疮，有点儿痛。”他抬起身子对他笑了下，“功课赶得上吗？”

“还行。”

“不要赶得太紧，要不又要累病了！”

父亲自幼生活在军中，深谙军中黑幕，不主张心远习武，追求军功。希望他学而优则仕。父亲从广信调到景德镇作税吏，他六岁，就被送进私塾启蒙。他读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不到半年，他读完了这本书，而且背得滚瓜烂熟。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几乎是过目不忘，先生教一遍，他就能记住。他很快接着读熟了《百家姓》、《千字文》，读书于他毫不费力，他就在课间和同学比赛查注解中的对字（就是查两行中并排列着的两个同样的字），看谁查得快和多。一天，蒙师教学生对对子，他出的上联是：“九棵韭菜，”九和韭同音。心远立即联想到石榴，抢先站起来对道：“十个石榴。”

他刚入学一年，比他大得多读书早的同学都傻了眼，蒙师也大吃一惊，连声褒奖他道：“对得好！既合平仄又工整！”蒙师还特地上门去向他父母道贺，称心远是“神童”。父亲双手把他举过头顶，母亲为奖励他做了好吃的。

先生给他上课仍是不讲解，不管上多少，他都能背熟，但

他就有了种饥饿感，渐渐对背死书失去了兴趣，就开始偷听先生为大同学讲课。他竟能把大同学上的课也背熟了。有次，先生讲《孟子》中“齐人有一妻一妾”章，齐人的大话吊起了他的悬念，妻妾的跟踪又加重了这个悬念，一直到悬念解开，他才舒了口气。他这才发现书里也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就把偷听先生讲课当作听故事。

由于父亲的工作不停地调动，他得跟着父亲跑。父亲先调到南昌，又调到新城，每到一个地方，父亲要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和弟妹们寻找读书的地方。在动荡奔波的三年中，他读完了四书五经，还读了《千家诗》。他十二岁的时候，父亲以县丞的资格调到新淦县三湖的厘卡上当委员，把他送到附近村子的一个半经半蒙的私馆中住读。

他的同学都是比他大得多的成年人。不是财主的后代，就是绅士的子孙，他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作好八股议论文，准备考秀才中举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村子里为非作歹，他十分不齿他们的奸盗行为，但他也不得罪他们，只一心读书。读完了几十本书。他很庆幸不久就随父亲回到了南昌。

他和弟妹从一位同乡储先生读书。先生教他作诗。他读了好几本诗集，在不长的时间内，他硬是学通了作律诗的平仄和韵律，储先生感到非常自豪，慨叹地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

这时，南昌也受到了革命新思想浪潮的冲击，许多维新志士高扬起“科学救国”的旗帜纷纷创办新兴学堂，播扬科学和新知识。心远向往新知识、新思想，他对父亲说：“大，我要进新学堂，学习科学知识，报效国家。”

革命的新思想击破了父亲为他设计的“十年寒窗金榜题名”的前程，科举选仕已经停止，父亲顺应了潮流，满足了

他的愿望，送他插进了南昌大同小学三年级。

这是一所著名的小学，它之所以著名，是因校长周六平是著名的维新人士。他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卖国，讥讽守旧分子，宣讲国际形势，张扬科学思想。

心远受了极大的教育和启迪，思想来了个突变，他自动剪掉了辫子，成了追求科学和新思想的维新少年。大同小学毕业后，他考进了现在的学校。学校设置了很多课程，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英文，这些新兴学科许多都是他从未涉猎过的。除了英文，他一项都赶不上。但强烈的求知欲和好胜心，促使着他拼命发奋。他住进了学校，以科学的信徒自谓，夜以继日地拼命追赶。别人上街，他在演算习题；别人入睡了，他还在灯下复习。半年下来就累得吐了血。青年人吐血可不得了，吓坏了父母，他们强制他回家休息养病。父亲仍担心他会旧病复发，此时又旧话重提，他对父亲微微一笑说：“我现在的功课都能赶上，近期一次测验，各课都在八十分之上。今晚我在家服侍你。”

“学业要紧，生一个疮没什么了不得的。待会你就回学校去，明天还得上课呢！”

心远就在父亲的对面坐下来。

“心远，”父亲无声地呻吟了一声，深情望着他说：“时代不同了，四书五经的时代早过去了，如今是西学的时代了，要想有出息，只有走留学这条路了。”

这话说到了心远的心上了，月前，江西督政府曾公开招考留学生，这是辛亥革命后招考的首批出国留学生，分留欧与留美两种，很多人应考留洋。他一直关注着这场震撼着他心魄的声势浩大的招考。出国留学，学回科学知识，振兴中国，这是他的美好憧憬啊！他没日没夜地钻研功课，也是为

了实现这个梦幻般的理想，他在努力学好基础学科。准备农校毕业后，再向父亲提出来。父亲却和他想到一块了，让他感到万分高兴，心也跟着狂跳起来，连忙说：“大，我早有留欧的愿望，待我农校毕业，就申报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

父亲的眉头皱了一下，他忍住了一阵剧烈疼痛，轻言细语地说：“心远，你大对新潮流领悟得晚了，耽误你了，没有让你早些上新学堂，不然，你的功课也不会赶得这么吃力。留学欧美固然好，我看还是自费留学日本好一些。一来日本比较近，去的人多，互相有个照应，花费也少一些，我还能供得起，二来，同文同种……”

“大，”心远未等父亲说完，就打断了他，“日本的学问是从英国学来的，我不愿吃别人吃过的东西，取经就要取到真经，二水货没意思，我要到英国去留学，到那里能学到很多东西，学成回国，可以干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把我们中国建设得比日本更加富强。”

他的话也在父亲心里点燃了灿烂的火花，“好，就去英国，我父子共同来努力”！

美好的未来在向他们招手，他们沉醉在美丽的向往中。为了这个明丽的明天，父亲催他回学校去温习功课，母亲将洗得干干净净折叠得平平整整的衣服用包袱包好，递到他手上说：“你放心回去吧，你大不会有事的。”

他人是回到了学校，可他的心却牵系着父亲，他的眼前老是出现父亲那强忍着疼痛的面孔，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抹不掉的阴云一般，弥漫在他的心头，他还不时出现一种幻听，老听到父亲的呻吟之声。自从走出家门，他就心神不定，在课堂上，也老惦记着父亲的病，心神仿佛也出了毛病，先生上的课，他不能很好听进去，这对他是从未有过的事，他盼望